

散文

白露·秋分

■蒋建伟

白露

农历八月十一日，白露，泥湿，冬瓜呀倭瓜呀什么的爬满了河沟地头，它们长得太难看了，连狗都懒得看一眼。

估计一个上午，风就把村子里的大人小孩刮跑了，全都刮到了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，掰玉米棒子，割豆子，杀芝麻，砍秫秫儿，干活之余，有的人嘴巴还不停闲，一个劲地偷吃庄稼，一连串地放屁，风一刮，能熏十里地那么远。没办法呀，这些能吃的庄稼都是生的，吃了生东西，人肯定消化不好，肯定老放屁。问题是有的人他还乱吃一通，啃几口嫩玉米棒子，塞一把芝麻，嚼几下秋红薯，再塞一把芝麻，反复几次，肚子就饱了，接下来的事情，就是肚子发撑、作闹、发撑，然后拉稀，把肚子里拉得空荡荡的，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估计到了村子口附近，时间已经过了晌午，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开始冒烟了，男人女人开始逮鸡，杀鸡，煮鸡，耳边那阵势，哪怕只听见几分钟，也是很解馋的。

小跑到家，杀鸡。冬瓜炖小鸡，蒜面条

儿，凉拌，这是他们家的晌午饭。

一下午的工夫，他的主要任务是：拉稀。

晚饭的主要内容是冬瓜炖小鸡，白面馍，绿豆稀饭。

他蒙头大睡。他认为，生活的哲学就是：不吃，饿；吃了，许多屁事就都来了。

半夜，老牛生了，而且是三胞胎。

秋分

秋分，一缩脖子，冷。

除了继续生长的红薯地，北方大部分的庄稼地都收拾干净了，没霜打的红薯吃了不甜，所以干脆，一直把红薯地留在最后去收。可是，人是不能闲着的，人一闲，地就荒了。

怎么办？耩麦。

一大清早，小雨就来了，一直“滴滴答答”到晌午，估计晌午饭以后它该停了，可它就是脸皮厚，勾着头、弯着腰地下，谁都不理。一搁下碗筷，就是下午了，再不耩麦，就没有时间了。抬了耩耙、牲口套儿，扛了一两袋麦种，牵了老牛，还有三头正吃奶的牛，慌

慌张张之间，几口人就下地了。

套牛，试耩，贴茬，拉耩，一粒粒胖乎乎的麦子就耩下去了。走在耩前面的，是帮衬着牲口拉耩的大人小孩，最前头的，是老牛小牛。把耩的人，一定是老家长，有耩地经验，懂土深浅，耩麦子要稠，大约三指准，而一两指之间的地方，恰好是雨水刚刚湿了一下地皮儿，墒情好，麦苗才好。

耩着耩着，大人小孩就高兴地唱歌、唱戏，唱《南关》《包青天》，唱《阳光路上》《迎风飘扬的旗》。歌声把牛们的高兴劲儿也带动起来了，虽然它们不会唱歌、唱戏，但它们集体策划了两场比赛：比赛撒尿，比赛拉屎。它们兴高采烈，一边干活，一边比赛，你不服我、我不服你似的，直到比赛结束，麦子耩完了，谁都没有当上冠军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变黑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一身的汗，更不知道，热乎乎的汗珠子是什么时候一粒一粒变凉的。

一群群像他一样身材矮墩墩、关节粗大的中国农民，正在把他们的灵魂还给大地。

散文

龙湖游记

■杨贵良

每年仲夏，淮阳龙湖万亩野荷花的壮丽景观，吸引游人无数。真可谓“多情明月邀君共，无主荷花到处开。”

农历六月十三日下午，我和同仁19人驱车来到淮阳湖畔，万亩野荷尽收眼底。正如朱自清所说：“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。叶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层层的叶子中间，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，有袅娜地开着，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。”偶见几朵粉荷，像是少女的脸颊，阵风吹过，时而低下羞涩的头，时而粉面迎着霞光，顾盼神飞，妩媚动人。采莲女出没荷花丛中，荷叶映照下的红裙别样红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那种“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”的情景真是妙极。

此时，一鹅状的小舟从眼前划过，舟中放一方几，四边各坐一人，神态各异，凝视前方，悠然从我们面前划过。我突然想起古人一句话：“绿杨堤畔问荷花，记得那年沽酒那人家？”心想若下得湖去，坐船对饮，把酒临风，与自然冥合，岂不称心快意？于是，我和同伴商议，分男女乘坐两只画船驶入湖中。

船在荷花丛中穿行，水在叶下脉脉地流。我们如在梦中，因为只有梦中才有这样恬静之景。清人石涛描写得最妙：“荷叶五寸荷花娇，贴波不得画船摇。正到薰风五六月，恰能遮却美人腰。”我们的船在前，女伴们的船在后。她们不时伸手弄荷叶，荷珠串串滑落，笑而跌入湖中。游船来往穿梭，哗哗的划水声，荷花深处甜甜的歌声，此起彼伏，荡漾于湖面，此景早使我“把酒临风”的想法荡然无存。这时，船家指着前面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看！他们在打水仗。”

打水仗？我们一下子像注入兴奋剂，欢呼雀跃起来。于是我们商议，向尾随的女船开战。大家操起船上水桶、脸盆，趁女伴不备之际用力将水泼去。可她们并不示弱，命令船家拼命向我们划来，有拿水桶的，有拿水枪的，面对我们展开强大攻势。于是，千万条银色的水龙在船的中间飞快穿梭。两只船很快扭在一起。

女船一猛将，突然跃起，跳上我船，夺去船桨。我船顿时像折却翅膀的鸟，打着转，不能自由参战。女船拉开距离，对准我船狂轰乱炸。水一盆接一盆地浇下来，水枪射出的水，像水蛇，像闪电，使我们不能睁眼，不能站立。我们早已成了“落汤鸡”。

我们索性脱下衣服，跳入湖中。女船大获全胜，悠然而去，不久便与荷一色，烟消波静。

男人善泅。我们在水中畅游，像欢快的小鱼。我们不再担心女伴的袭击，因为我们毕竟脱去了外衣。

湖水不惊，我们离船向远处畅游。不久，一群头顶荷叶的“家伙”又向我船驶来，在我们好无戒备的情况下，又是那员猛将，将我们的衣服全部掠去；且将我同伴的一件红色衬衫用竹竿高高举起，仿佛一面火红的旗帜，向我们炫耀她们的胜利。

这回，她们并没有离我们远去，而是悠悠划着船，绕着我们一圈一圈地画圆，像是一群胜利的狼，得意地欣赏着猎物。

我们仿佛受了“侮辱”，决定再次向女船发起进攻。可我们早已失去了武器——水桶和脸盆。只有用手撩水向她们洒去。他们早有准备，用长长的竹竿拼命向我们抽打，打得水花四溅。我们自知抵“敌”不住，慌忙退出战斗。

晚霞满湖，船家把我们送至岸边，我们狼狈地等待着“荷仙姑”的到来。

我们没有了手机，没有了车钥匙，没有了衣服，可我们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快乐，仿佛一下回到了童年。我们相视忍俊不禁，笑得灿烂，笑得发自内心。

我在想，我们成年人，是不是有了太多太多的想法，少了点孩童的天真，是不是有太多太多为名利而折腰，失去我们本不应该失去的东西……

小说

摇篮

■刘长征

高考成绩终于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中公布了。

坚毅县今年高考成绩特别辉煌，竟然考上了一个北大、两个清华。这对于一个只拥有50万人的小县城来说，无异于抛下一颗重型炮弹把这个好消息炸得满地都是。

坚毅县第一高级中学当仁不让，第一时间在校门口及县城主要街道挂横幅向全县人民报喜，给县委、县政府等四大班子领导送去喜报，在《坚毅周刊》县报、坚毅电视台做广告，还印制了精美宣传页在社会上散发，可谓精彩纷呈。同时，三位“高才生”的“玉照”还时不时登上了诸多媒体的显著位置。

坚毅县第四初级中学的牛校长坐不住了。他很快把在假期里休息的校领导班子成员全部叫到学校，开了个临时紧急会议，中心议题是如何宣传本校，因为考上北京大学的任才同学是在这上的初中。坚毅四中太需要正面宣传了，由于历史原因，该校负债累累，校领导班子人心涣散，生源锐减，大有濒临倒闭之势。牛校长力排众议，最后决定利用任才这个“敲门砖”，叩开通往坚毅四中的成功之门。坚毅四中中大张旗鼓地利用条幅、宣传展板、新闻媒体等各种手段，宣传说任才曾经是在这里度过的三年初中生活等等。

坚毅县第三实验小学马校长一看，茅塞顿开，运用一切方法，向人们展示一条真理，基础教育很重要，任才同学就是在他们小学毕业的。

坚毅县第五幼儿园更是“创历史新高”，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高楼大厦的建起需要坚实的根基作保障，任才同学曾经是这里幼儿园的小朋友。

任才自从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后，今天在这个高中座谈，明天在那个初中演讲，后天在这个小学作报告……他又一次体验了高考前的冲刺。

这天傍晚，任才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刚到家门口，就被卖早点的邻居杨大伯拽住了：“小才，这一段累了，明天早起，我把不用色素熬的八宝粥，不用添加剂炸的油条给你送到家，看你瘦的，好好补补。”

第二天，任才吃过杨大伯送的早饭后，感觉精神倍增，不知不觉就溜达到了街上。

任才没有走多远，远远看见杨大伯摊位前人头攒动。伴随着鞭炮声声，一条巨大的横幅映入任才的眼帘，只见上面写道：热烈祝贺经常在此吃早点的任才同学考上北京大学。

散文

我的小屋

■云海

那年寒冬偶然的机我应聘到一家企业做商务推广。起初，忐忑、忧郁，或许为逃避愁乱的心路，或许为了生计，向往，好奇，在别样的氛围中憧憬着！

春来三月天，去吧！就这样，撇下妻子孑然一身来到了皖江城小。

源于异乡的希冀吧！埋藏梦想，在世间行走于江北、江南。梦想和现实发生碰撞时，我能做到的，是经常散步江上岸边柳荫下，眺望流水浪花随江上船只快乐流去，流向了海。

那些日子，小城无论是透明的白天还是暮色降临的夜晚，我释怀了很多，理解了生命的意义，梦想、现实、挫折和努力是我唯一的行李，支撑着我异乡行走的心路。

清晨，南方小城问候北方的人儿，昨天你灰心的吗？我向远方天际的朝霞挥挥手，快乐依然，相信自己，明天走出去，天依旧是憧憬的蓝。

三月阳光拉扯不住小城流淌的时间，做工还没有顺畅呢！四月天，偷偷的、悄悄的来了。

四月恰巧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奔波几天淋漓春雨的日子，就放下了穿梭于小巷青石间的脚步。总算租了一间满意的单身公寓，不高，在楼的二层，门在北，直线对着窗。环顾四周，还好，十几个平方米，有厨房，有简朴的洗手间，房间左边有一楼梯直通上面阁楼。对于这个小小十几平方米的享有，确切地讲是一个美丽的小屋，一个暂时歇憩的蜗居吧！

那天朋友间的言笑和小屋洋溢在一起，粘贴在墙壁上都是幸福的，漂浮在阁楼上那晶莹剔透的空气都是温暖的。莫名地感悟，对温馨的小屋产生了依赖、好感。

南方天气时常潮湿润润的。房东热情，不时提醒，把两扇窗散开，透气通风。

四月春色自是更好。傍晚，散开那扇玻璃，映出落日淡淡的红霞。天想黑了，我不时倚靠在窗前，不时临窗而坐。你看，那扇窗，不停且有规律地晃动着。窗前有风掠过，扑在身上有点凉，风，轻声细语：增添一件春衣吧，小心他乡着凉！

风，掠过窗外绿色的丛林，那嫩嫩的枝叶似乎有点慌张。瞧，迷茫新鲜的远处，成对鸟儿不是回巢了吗？似乎有点羞涩，我仿佛变作了它们的一只，往后我们



是朝夕相处的邻居！那晚，心情愉悦如醉了。

窗外，重重夜露湿湿的，看看星辰，近处星儿像可爱的萤火虫爬上了月夜，眨着眼睛，隐隐约约点亮了透明的春夜。你看，窗前一那颗星儿泛了泛眼神，仿佛和异乡人打着招呼，北方的人儿，什么时候来的南方？我悄悄地笑了！

深夜，繁星从近处至远处，颗颗闪烁，仿佛照亮着明日行走的路程。

走到床上，轻轻拉好被子，躺在床上，趁着夜色朦胧，在枕边便拿出几本书细细阅读。捧着书本，在暗黄灯下能闻到书香。读到深夜至情处，我似被一只鹅绒般温柔的纤指轻碰到，这种愉悦不断放大盈满，是幻觉吗？

我习惯了小城的寂静，躺在床上望着淡黄的墙壁，想不起明天淡蓝的事了，我倦了，你看，窗前闪烁的星光也淡了。

清晨，半掩的窗子迎来了淡红的朝霞。醒来，暖暖的，跳下床，推开窗子，我伫立在窗前，想大声呼喊些什么，又怕惊动了比翼双飞的雀儿和细软的鸟声。我没有呼喊，只是伸开有力的双臂，去拥抱金色少女般的骄阳。我忘记了时间的流动，我忘却了自己。

小屋是静寂的，我又和往常一样，穿梭于金色的阳光下，憧憬着未来！

如今，想起最可亲近的旧事，那年春天，窗外一切新鲜的风物还有当初小城阳光下的足迹，依旧还是那样快乐！

想起我的小屋，幸福依然荡漾在嘴边。